

逍
苔
狂
著

長
篇
武
俠
小
說

劍

膽

琴

心

錄

上
海
春
明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長篇武俠名著

劍膽琴心錄

洋裝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趙茗狂

校閱者 諸有人

發行者 王永康

代理者 春明書店

總經售上海 春明書店

四馬路中
畫錦里口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自序

余與顧子明道，相交且廿載，誼甚篤；但於其名傑作「荒江女俠」，初未一寓目，非以性懶，特事忙耳！卽其初集付梓之際，曾索余序，亦匆匆未克應焉。去夏忽病，且病又甚久，當此長日如年，頗覺無聊，因向附近書肆租書閱之，則取來者，赫然卽荒江女俠也！乃大喜，疾讀之，凡若干日而畢事，頗喜其能寓英雄于兒女，彌覺醞釀有味也！已而，病稍瘥，竊爲效顰，亦成一書，卽此劍胆琴心錄是！私謂如以示明道，亦可如小巫之見大巫矣！惟迴視十年前拾不肖生之餘緒，代草江湖奇俠續傳時，則格局又大不類！而境遇今昔之豐嗇，尤不可同日而語，更使我興感無窮矣！會有嗜痂者，竟攫而以爲單行本，當此行將問世之日，

其端。然余以久病之身，已一變而爲神經衰弱，遵醫戒，絕對禁止用腦！

，不足以云序也！民國三十年仲春若狂書於陋巷之三層閣。

因草草

長篇武俠名著

劍膽琴心錄目次

第一回	懾刺客巧施千里眼	覓古鼎遠探江羅山	一
第二回	查失鼎水夫甘自首	報前仇小俠險遭殃	一一
第三回	祕法相治賢徒更生	熬手驟加惡僧暴斃	二二
第四回	誇運氣水夫得重生	來魔頭寶鼎又遭劫	三三
第五回	授館致餽主太殷勤	說劍吟詩客何瀟灑	四四
第六回	見雙壁師伯動深懷	返奇珍英雄嘆異事	五四
第七回	老英雄廟中療六毒	小兒女崗上比雕弓	六四
第八回	英豪合作按圖索駒	祖孫宵談屬垣有耳	七五
第九回	逢妖僧深宵困奇陣	遇蕩女白晝現原形	八五
第十回	相負而行深情款款	同舟以濟蜜意綿綿	九六
第十一回	得箭書稍紓舐犢情	入虎穴頓起擒王意	一〇六
第十二回	陰圖圖成阿姊仗義	不堪盤詰小妹含羞	一一七

第十三回	嘖嘖稱奇四人盜寶	嗟嗟生嘆一女成擒	一二七
第十四回	將差就錯黑夜粧神	誤弁爲釵白日見鬼	一三八
第十五回	追淫僧忽陷虎狼窟	遇妖尼誤入溫柔鄉	一四八
第十六回	訓徒兒妙擅天眼通	勾姘女巧施錦囊計	一五九
第十七回	風月僧還遭風月報	妖淫女卒受妖淫殃	一七〇
第十八回	仗巧計安然離秘窟	溫友誼初次覲梵宮	一八〇
第十九回	師門誼重終是弟昆	骨肉情深卒爲父女	一九一
第二十回	和尚作媒兩對佳偶	水夫稱賀一片祥光	二〇二

長篇武俠名著 劍膽琴心錄

趙茗狂著

第一回 懾刺客巧施千里眼 覓百鼎遠探紅羅山

話說：當有清同光之間，廣陵出了一位異人，人咸呼之爲陸師傅而不名。其實他名孟堅，爲了這陸師傅三字太是吃香，反把他的原名掩却了！他早年是吃的保鏢這一行飯，足足當了三十年的達官，沒有失過一回事，除掙得盛大的名譽以外，還小小的積了一點資財。他原是廣陵人，就在瘦西湖畔，蓋了幾間屋子又買得幾畝附郭田，從此就退休下來，躬耕而食，不再出去冒這風險了！如是者早又過了十年，他亡妻給他留下的那個獨生女瑤琴，也已亭亭長成，快要雙十年華了。此外他又收得了一個徒弟，姓傅名叫劍英，也是近村人，爲了從他習藝，却以住在他那邊的日子爲多。這瑤琴既是豐姿楚楚，我見猶憐，這劍英也是英英露爽，一表非俗，兩相映照，真堪稱得是一對璧人！陸師傅每顧而樂之，以爲讓他們結爲兄妹固佳，卽再進一層關係，更從而締爲夫婦，也無所不佳的！而在他們二人之間，早已兩心相印，也未嘗不茁上了一些情苗，萌生了一點愛意呢！一夕，晚餐既畢，陸師傅正危坐草堂

中，講述一些劍術的要訣，劍英瑤琴二人也侍坐於旁，聽得很是津津有味。不料陸師傅談鋒忽爾中止，突然起立，走向右室之前高高叱上一聲道：「漢子，你也不必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了！你雖沒有到得此室我却早已把你瞧得清清楚楚的了！咳！漢子，還不快些滾出來，難道還待我來扯你麼？」果然在這幾句話之下，從右邊室中踉踉蹌蹌的走出一個漢子來，瞧年紀約在三十左右，一到他的面前，卽撲地向他跪下自認該死，向他求饒不止。陸師傅却似不當一回事的祇含笑問道：「你且說來，是誰遣你來向我行刺的？」那漢子想要否認這句話，但他手中所執的一把短刀，早給他猛的一踢，鏗然墜在地上！這是他前來行刺老大的一個鐵證，還能抵賴到那裏去！祇好默然無語。陸師傅因又催問一句道：「快說，快說，究竟是誰遣你來的？」那漢子方輕輕吐出三字來道：「許鴻翔！」陸師傅道：「啊呀！是他麼？他還是我的師弟，平日又沒有什麼仇怨，他爲什麼要遣人前來行刺我？」那漢子又說道：「這個我也不知，但據我想來，大概爲了他最近幹了一樁什麼事，曾經遭到你一番責備的緣故！」陸師傅暗想：不錯，這是有的！但他所幹的這樁事，爲害鄉里，確是不該！我憑了師兄弟的這一番情誼，怎能不好好的向他規勸一番呢？誰知他不但不知感激，反而懷恨於我，竟遣人前來行刺！人心之險，也可說是險到極處了！一壁自發生了無窮的感喟，一壁便也把頭點點說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敬敬的把他迎至草堂坐下後，忙又奔角於地，誠惶誠恐的道：「不知公祖駕降，有失遠迎，死罪死罪！」王大令含笑把他扶起道：「不要如此多禮！我也是一時隔爾高興，所以走來和你談談的。」一壁又叫他坐。陸師傅那裏敢坐，謙遜至於再三，始略略沾着點屁股，在主位上坐下了。方又說道：「公祖就是對小人要有什麼論話，祇須遣一介之丁，把小人傳至署中去就是，又何必僕僕屈尊呢？」王大令掀髯微笑道：「此非所以待高賢之道也！現下又略略備將一些薄禮，聊作贄見之儀，還請陸師傅哂收了！」說到這裏，又高喚一聲來。卽有四名俊僕，捧了四個盤兒走入，中皆花紅表禮，外加紋銀五百兩。在這裏，陸師傅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了！又謙遜至於再三，方又收了下來。至是，一切浮文已畢，王大令始把來意說出道：「我此來是有一點事情，要奉求陸師傅的，不知陸師傅也肯慨允否？」陸師傅是一個直性漢子，今王大令以堂堂一位百里侯，既紆尊于前，又愧餽于後，眞使他感激得什麼似的！那有不肯答允的呢！卽道：「承蒙公祖如此見待，實使小人感激涕零，倘有所命，雖赴湯火不辭！」王大令喜道：「陸師傅能這般仗義，那是好極，我可說是不虛此行了！現在讓我把這事的大約情形，對陸師傅一說罷」原來：這廣陵爲北上要道，舟車輻湊，繁華甲於江南。而豪商巨宦，咸居於斯，尤稱人文淵藪。中有潘姓，爲閥閱巨家，先世曾立殊勳，由

清室賜有寶鼎一具，以酬其功。此鼎一遇香燒其中，香氣即氤氳繚繞，凝成佛形，經久不散，實屬希世奇珍！潘歷代珍藏，從不輕易示人，雖知親密友，亦不獲一見！惟每至中秋祀月，始一出爇香，香盡即藏其謹慎又如此！不料今歲中秋，又出鼎炷香，家人方羅拜間，祇略一霎眼，此鼎已不翼而飛！是時香案設處，乃在後花園中，當即細加搜查，竟是毫無朕兆！不得已，祇能遣令家丁，持片報縣。縣令欲圖卸責，即據以轉報上峯。然上峯怎肯放過他，即立限務獲，仍以責之於縣令。於是苦了這一班差役，五日一小比，十日一大比，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屁股，而案仍是不能被互相集議之下，方有請陸師傅代為緝捕的這個計劃；而爲事在必成計，這位江都縣令王大令，不得不親自出馬了！當下陸師傅一聽王大令述說畢，已略悉是案之始末，不覺沈吟道：「就失事時之情形瞧來，衆人方羅拜於地，而案上炷香之鼎，已是不翼而飛，此盜之技，也可云神乎其神，小人恐非其敵！但欲酬報知遇之恩，不得不勉爲一試只是就案論案，恐非附近數百里間之強人所爲，定是遠道能者，偶爾經此，不覺一試其技。故欲緝訪此案，也得巡行遠地，非假以時日不可！公祖如能發一海捕文書，併給以五個月之限期，或不致辱命罷！」王大令祇要他肯答允，便已歡喜不盡，至於五個月的限期，當然不便減短他的，也即唯唯應諾，欣然辭謝而出。接着，便令人把一道海捕文書發下

來了。陸師傅藏文說，卽呼劍革到來，而謂之遺：「我受王大令之托，不得不勉爲一行！汝正閒着無事，豈不與我偕往？此在我途中既可得伴，而在汝也定可增添不少閱歷呢！」劍英欣然應諾。陸師傅又道：「我們此行，當先至關外紅羅山。因我聽人說起，嘯聚彼間者，其技皆十分了得，此案或卽彼中人所爲，也正未可知！」於是祇留瑤琴守門，師徒卽相將束裝就道。行月餘，均坦途，無所遇。將出關，陸師傅又十分鄭重的，向劍英告誡一過道：「關外多異人，汝萬弗輕炫其技，也萬弗多事，庶可免禍！」劍英口雖唯唯而應，心中却不以爲然，覺得師傅也太是怯懦了！不說自己的技藝也是十分了得，併非如何的易與，就是自己眞是不濟，究竟還有師傅同在一起，難道還怕什麼人麼？又數日，至一客店安歇。陸師傅長途僕僕，不免略覺勞苦，因入室假寐。劍英却生成了好動不好靜的一種脾氣，叫他靜靜的坐着，却是辦不到的，乘着陸師傅酣睡未醒，卽一個人溜了出來，到街市間去玩耍了。約有片刻工夫，恐陸師傅已是醒來，忙又循原路而歸。方至客店門前，祇見一個和尚，濃髯繞頰，十分猙獰可怖。最可惡的，他竟是瞑目當門而坐，又把一個巨大的鐵木魚，置於面前，一壁敲着木魚，一壁狂宣佛號。這一來，別的不打緊，却把這店門口擋着了，出進都是不便！店中人自然要來和他商量，請他移坐一邊兒。他的態度却眞妙，仍瞑目趺坐如故，敲木魚如

故，宣佛號也如故，好似一點都沒有聽得的！劍英見此情形，不免詫異起來了，忙向店中人問故。店中人附耳相告道：「這和尚很不是個東西，來此已是好幾個月了！他所恃的，就是這重可數百斤的鐵木魚，祇有化緣能如他願，方肯攜此鐵木魚而去；否則，門前要道爲此鐵木魚所阻，人終不能奈之何！今天他至此間，要向我們強化百千字，我們實是繳付不出，又無法奈何他，祇能聽其如此了！」劍英生成了豪俠的性情，不聽此話還罷，一聽此話，不禁勃然變色道：「世間竟有這等事，也太是目無王法了！好，你們且不必懼怕，讓我把他來退了去！」說完此話，即昂然走至那和尚的面前，戟指向之一指，又厲聲叱道：「好個和尚，竟敢以此鐵木魚爲強化之具麼？」那和尚聽有人叱着他，也把眼睛略略睜開了些，但一睜之後，便又閉如故了，好似很是看不起劍英，不屑與他說得什麼話的？劍英少年氣盛，那裏受得起這折辱，即輕輕一脚，把這鐵木魚踢至街中有十餘丈之遠！至是，這和尚方知對方不是好與的了；但仍無恚色，祇合十以謝，又婉詞相詢道：「居士貴姓，令師何人，也能見告否？」劍英自是好男兒，怎肯隱飾一點，即據實以告道：「我姓傅，我師即廣陵陸師傅！」和尚一聽這話，不覺執禮益恭道：「照此說來，大家不是外人，你是我的師弟了。敝師海州許鴻翔，如和令師相敘起來，還是嫡嫡親親的同門弟兄呢！」言次，又詢陸師傅的行

踪。劍英又以實告，併道：「他老人家卽在這店中，也要偕入一謁否？」和尚道：「倉卒入見，殊嫌不敬，容他日專誠奉謁罷！現在祇煩你代爲請安足矣！」卽攜此鐵木魚而去。臨行又一回首道：「從此我也將離此而去，你我各自珍重，相見有日！」及劍英回得房來，陸師傅也已起身，說起頃間一節事，劍英因具以相告。陸師傅不免向他責備道：「我囑你萬勿多事，你爲何違我之戒？你也知此和尚爲何許人，他名鉄頭陀，乃你海州許師叔之開山門徒弟，在外多行不法，屢誡不悛，汝許師叔又同惡相濟，彌相袒護。我知其積惡難返，頗思得之而甘心，所以萬萬沒有這個胆量，敢前來見我呢！此後如與相見。千萬不可再與交談，至要至要！」劍英唯唯受教。翌晨，仍復襍被就道。如是數日，已入紅羅山界，山下適有一小客店，他們卽入而打尖。店主殷勤相迎，併詢以現將何往。陸師傅爲人也殊忼爽，卽據實相告道：「我欲登山見寨主。」於是店主對之益敬禮，併設宴相饗，陸師傅頗以爲訝。店主道：「實不相瞞，此店卽寨主所設，我奉寨主之命駐此，專司招待之責。凡欲登山而來此店者，照例須設宴相款耳？」陸師傅因又向他詢問，上山的道路究是如何的走法？店主道：「今已日暮，不如卽下榻此間，容明晨當爲引導！」入晚，陸師傅又向劍英告誡道：「我看此寨雄峻非常，中多異人，此行吉凶莫卜！汝明日可弗偕往，倘有不幸，有汝在，卽可通報

於縣尊！茲與汝約，當以七日爲期，過期如不下山，卽無復出之望！汝也不必悽慘，可卽遣返故里，毋逗遛以貽我憂！」劍英聆言，也泫然泣下，然不敢不強諾。次晨，店主因如約入謁道：「丈人如欲上山，這是時候了！」陸師傅忙向他道謝。店主乃導往店後一曬場中，見有葉菜高積如小阜。店主撥菜得一木椿，椿大僅如竿，其上繞有鐵絲。店主乃指鐵絲而言道：「此卽登山之康莊大道也！」陸師傅舉目望之，遙見山甚峻拔，早雲出岫，霧氣籠罩，溟濛不能得其真面目！山之四周環以水，水澄碧而浩淼，距十餘丈得一椿，椿皆繞以鐵絲，蜿蜒曲折，橫經水泊，直達山麓，惟終點已爲目力所不及，計程約有十餘里之遙。而水次既不見有舟，如欲登山，非經此鐵絲，卽無路可通了！時則金風送爽，曉霞如畫，水鳧點點而浮沈，荻菰片片而散亂，秋水一色，紅葉滿山，景狀也十分清麗。陸師傅乃笑顧店主道：「我老矣，恐不能經此而前！今且試之，如半途而廢，請弗嗤笑！」且言且緊勒其衣襟，而長髯掛胸，彌見好整以暇之致！旋又取刀徐舞，只見閃閃有光，已而，愈舞愈緊，愈舞愈深，竟爾急如驟雨，迅若飄風，但見白光一片，上下翻飛，卒之，忽如鷹準之一擊，此老英雄已躍登鐵絲之上了。於是一路而前，紛紛有如梨花之飄落，由近而遠，又如柳絮一點，隨風吹送，瞬息卽逝！未幾已去無所見，以狀度之，殆已登彼岸了！時劍英自也在旁相送，至

是，即同店主復歸店房，如約以待乃師之返。這邊陸師傅既達山麓，也即依照店主之言，覓徑而上。祇見山勢雄偉，怪石嶙峋，迂迴曲折，約又里許，方見紅磚所砌之寨門，已矗立於前，前植合抱古松，夭矯參天，覆影匝地，氣象森嚴，濤聲澎湃。陸師傅因又蹭蹬而上，乃見門上有額，上書「第一關」三字，原來已行至前寨門前了！誰知就在此際，忽聞虎吼之聲陡起，時山鳴谷應，木葉都爲搖落。陸師傅經事已多，知必有故，即嚴陣以待。一壁復舉目一觀，祇見一白額虎，自林間猛躍而出，迅捷有如掣電，觀狀似欲向之撲來。但陸師傅以早有準備，意殊鎮定，祇微笑道：「別人固怕老虎，我陸某豈怕老虎，又何所畏哉！」然而老虎可也不管他陸某不陸某，早已向他直撲了來了。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第二回 查失鼎水夫甘自首 報前仇小俠險遭殃

話說：這真叫做「會者不忙，忙者不會！」常人見到一隻白額虎，突然的向他撲了來，不知要驚駭到如何一個地步，不說是定膏虎吻了，或者虎還沒有到得身前，人早已暈死過去！陸師傅到底是一位慣家，那裏會是這個樣子，他直待那虎剛將躍到，方一閃身子，向旁邊閃了去。那虎沒有把人撲着，早已向前面縱了去了。接着又目睽睽的四下而望，復又望準